

学 科 建 设 篇

不要埋怨前人没有留下一套完整的写作学体系，也不要等候当今哪位救世主赐给一套既科学又管用的教学训练程式。不怨古人 莫等名人 全靠自己救自己。……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就可能把一套科学的写作学体系，一套完整实用的写作训练教程，贡献给中国人民。这样的历史重任，我们责无旁贷。

当代写作学者的历史使命*

我们的写作研究会，是一个以写作这项精神生产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术团体。人类从不懂写作到懂得写作，即从结绳记事到懂得在陶器上、甲骨上、崖石上、铜器上刻铸写文字，是从蒙昧走向文明的质的突变；而今后由少数人搞写作，到人人都会写作，无疑又是造就现代新人的一个大的飞跃。因此可以说，写作既是人类远古文明的起点，又是人类走向更高级的现代文明社会的永恒的杠杆。没有写作，就没有文明；没有写作的普及，就无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写作和写作研究，更是源远流长。

然而，由于缺乏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一千多年来，在写作研究这个领域里，唯心主义不可知论和机械唯物主义交替统治着。到目前，就演变成这样的反常状态：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从宏观的宇宙到微观的粒子，从天文到地质，从考古到尖端技术，从遗传基因到心理思维，都有各门不同的学科进行研究，并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建立了自己的学科体系；而写作这种牵动亿万人、影响千百年的精神生产活动，研究了一千多年，无论从纵向看，还是从横向看，目前都还是相当粗疏、零碎、浅陋的。时至今日，我国还没有建立自己独立的写作学体系。写作指导往往借助个别的、零碎的经验，而缺乏普遍的、系统的理论。写作教学花力气最大，收效却甚小，这在客观上造成写作教学不被重视，写作研

在中国写作研究会福建分会成立大会上的祝词（1981.9.20 武夷山）
提出要创建“一套科学的写作学体系”、“一套完整实用的写作训练教程”来填补我国写作学的空白。

究不被社会承认其学术价值的后果。写作“无学论”“写作教学”“无用论”“取消论”颇为盛行。在我们的队伍里，悲观的情绪、没前途的情绪、低人一头的情绪也较普遍。

我们的中国写作研究会福建分会，正是面对这样的形势成立起来的。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自视为写作学者的我们首先要有历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要坚信，从事写作研究是任重道远，大有可为的。请不要埋怨前人没有留下一套完整的写作学体系，也不要等候当今哪位救世主赐给你一套既科学又管用的教学训练程式。不怨古人，莫等名人，全靠自己救自己。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一所学校、一个省分会的力量也可能不很强大，但是只要全国3600多名会员，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上结成流派，展开竞争，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就可能把一套（或几套）科学的写作学体系，一套（或几套）完整实用的写作训练教程，贡献给中国人民。这样的历史重任，我们责无旁贷。

其次，要为创建写作学科、振兴写作教育大造舆论。对于忽视乃至无视写作理论研究、轻视乃至否定写作教学的领导同志，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宣传：削弱写作研究和写作指导，无疑是一种可悲的历史倒退行为，至少也是缺乏政治远见的表现。同时，要同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机械唯物论的错误论点，例如写作“不可知”“不可言”“不可教”的观点，进行有理有据、不屈不挠的论争。还要澄清我们队伍内的种种模糊认识，例如写作研究、写作教学“无学问”“无规律”“无前途”的认识，以增强献身写作学事业的信心和勇气。

再次，要注意端正指导思想，改进研究方法。写作学的研究成果之所以不够丰硕，之所以缺乏突破性的成就，跟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欠科学大有关系。

比如，传统的文论，较多是从文章到文章，就文章评文章。而对成文之前那个更为重要的阶段却不太注意。我们不妨换一换指

导思想，把“文章”→“文章”即“就文论文”改为“生活”→“思维”→“文章”。

又如，传统的写作训练是“从阅读到写作（或“文选”→“写作”、“由读学写”）甚至说“阅读是写作的基础”。这都是有待研究的。其实，写作的运动过程与阅读的运动过程是大不相同的。读是先接触语言，再领会内容，最后明确题旨（即“言”→“物”→“意”）而写的运动过程却倒过来，先搜集材料，再提炼主题，最后选择语言（即“物”→“意”→“言”）。生活、阅读、写作是怎样一种三角关系？先得研究清楚。出发点不对头，结论就必定偏颇。

再如研究方法，也有待改进、更新。方法是否对头，从一定意义上讲，对能否实现突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个人感到，研究写作并使之科学化，光用思辨的方法、推理的方法、例证的方法是很不够的。写作过程与人的生理、心理有着密切的联系，需要借助哲学、美学、心理学，甚至某些自然科学（比如数理统计学）来研究由生活转化为文章这个思维过程。可以把写作全过程先肢解开来，划分为若干阶段、若干侧面，细加分析，然后再进行整体通盘的综合研究。不仅用例证，而且有数据。

总之，希望大家思想解放些，思路活跃些，方法考究些。只要我们坚定信心，埋头工作，勇于创新，就一定能做出前人没有完成的工作，为填补我国写作学在学术之林的空白作出贡献。

学科建设中的三场论争

一、“写作学”与“文章学”的名实之争

关于写作学科的理论目标是“写作学”还是“文章学”的争论，是学科建设史上第一场影响深远的守成与变革的论争。它的直接结果是导致修改会章中有关文章学的条文，宣告“建立与开创我国独立的‘写作学’”^①是研究会的根本任务。从此，“五四”以来在现代写作理论领域曾居主导地位的文章学被迅速崛起的写作学所取代。

这场争论始于1980年12月中国写作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年会，延续到1984年5月告一段落。争论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是在研究会领导层内，围绕会章条文是否修改，如何敲定，在第一、二次年会上，自下而上，以下促上，上下沟通，集思广益；一是在广大会员中，围绕对写作学与文章学的认识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各抒己见，在刊物上和著述中开展讨论。

争论的引发是由于在成立大会的正式文件中沿袭了传统的文章学观念。文件把文章学视为学科理论体系的总称，而把写作学等同于写作教学，将其划归文章学统辖下的应用层次，因而在会章中出现“积极研究各类高等学校写作教学的规律，交流教学经验，探讨文章学的科学体系”这样的文字，在大会决议中出现“为写作课教学的科学化，为建立和发展现代化文章学体系而共同奋斗”这样的提法。虽然大会为此专门作了正式说明：“‘文章学’这名词在我国由来已久，比较通俗，而且‘文章学’本身也已包括……‘写作学’的含义在内。”但不仅未获得广大代表认同，反而引起更大争议。

争论延续到次年 12 月召开的第二届（杭州）年会上。持异议的主要理由有 ①“文章”之说对象模糊 外延不清 众说纷纭 各执一词，令人无所适从。 文章之学社会声誉不佳，内容拉杂，不厌其烦地论述“文章是什么”这类行外普通人并不关心的问题，而对“文章怎样写”这样牵动亿万人工作生活的焦点问题 或语焉不详，或门外扯谈 讲而无用 加之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大师对“中国上海教授们做的”“‘小说作法’之类”的贬责言犹在耳 因而在读者、尤其是习作爱好者中，此类书籍威望不高，信度动摇。③“写作”一词，解放后即在家经验谈中反复出现，并作为大学课程的名称使用了 20 余年 写作之学比之文章之学 作文之论更易被社会普遍接受。中国写作研究会取个新名称，换个新思路，更切合实际需要，也更利于开创新局面。

首届理事会的主要负责同志作风民主，顺应民意做出了革故鼎新的决断。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中的多数人如吴伯威、董味甘、裴显生、陈为良等都曾研究过文章学、主张过文章学 但为了共同的事业 都能改变或搁置个人学术见解 服从多数 顺乎潮流 引导潮流 带领研究会会员“把写作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探讨”倾注心力去“建立与开创我国独立的‘写作学’”。

第二届年会做出了修改会章的决议，并不意味着学术见解取得了一致。自《写作》杂志 1981 年 7 月创刊后 关于写作学与文章学的名实关系的论辩就一直在进行着。不同的见解主要有四种：一是“包容论”，内中包括两种对立的看法。旧包容论认定文章学包括了写作学，新包容论则认为“文章学是写作学的一个分支”。二是“改称论”认为文章学“不仅研究作为写作成品的‘文章’本身 更致力于这个成品的‘制作’的探索。现在看来 改称‘写作学’是更为恰切妥当、名实相副的”。三是“并存论”认为“写作学与文章学的研究对象不同……它们各有自己的任务，完全可以独立存在和发展”。四是“创建论”，它既注重对传统文章学的继承 又强

调对写作学进行质的变革，主张“写作学应在文章学的基础上创建和发展”。在充分阐述各自见解的基础上，周姬昌对这场延续三年半的学术论争做出如下断语：“写作是一门有其自身专业性质、而又有其自身研究规律可循的独立学科，它既可对一般文章进行研究，也可对文艺创作进行研究，把这门学科定名为‘写作学’比命名‘文章学’更切合实际需要。”^②

二、“振兴论”与“取消论”的存废之争

1984年春天，由于语文教育家叶圣陶、语言学家朱德熙公开表态否定高校写作课程，一些权威教育报刊也或隐或现地宣扬唯心主义的写作神秘论，因而这个自解放以后就存在的大学写作课程是存是废的争论终于空前激烈化了。

高等院校是否需要专门开设写作课程？若开设，怎样给这门课程定性、定位、定序、定向？若不开设，有关写作的理论、知识、技能是否需要分散到其他课程中传授？对此，在高等教育界和中国写作学会内部大致有三种主张。第一种持否定态度，认为写作“道理总是很简单的”，培养写作能力、提高写作水平属普通教育的任务，应在中小学阶段解决，大学勿需过问，即使需开设也应转向“以理论研究为主”。第二种持观望态度，他们本无意开设这门课，但基于大学生的现状，文句不通、词不达意、体式不当等等，既有碍眼下专业学习，又影响今后发展，才不得不把写作课程的开设当作特定时期的权宜之计。这类院校为数不少，其教研室教而不研，任课教师大多不把写作视为专业而只当作兼业。第三种持坚定态度，他们重新认识写作行为在促进人类文明中的杠杆作用，把个人的写作能力界定为构成现代人人格素质的重要部分，认为写作训练对培养学生感受的敏锐性与丰富性、思维的创造性与缜密性、表述的准确性与生动性等方面具有其他课程难以替代的作用。他们克

服‘重文学、轻实用’的倾向，建立面向社会的大写作观念，将大学写作与社会专业结合，开设出适应社会需要的各系、各院、专业、职业写作课。简言之，他们不仅把写作教学视作一门专业，而且当成一项事业，认为大学写作课不仅仅是一门有待振兴的基础课程，而且是一项亟待创建的课程系列。以上三种主张分别代表了对高校写作课程的三种态度，即取消论、补课论和振兴论。

自中国写作研究会成立至1984年春天，短短三年时间，振兴论者在写作教学改革上做了大量工作，主要有：①连续举行了三届学术年会和一次理事会，重点研究了写作教学的新思路、新方案、新体例。②由华东师大和北京师院分别举办写作教师培训班，培训新型师资。基础写作教改开始由知识课向理论训练课转变。路德庆主编的《写作教程》的出版（1982.4）、福建师大写作教改经验的发表（1983.8）表明写作教学已不再是先前“选几篇范文来讲讲，出几个题目叫学生做做”，教学内容也并非“讲的是主题思想、篇章结构、文体知识等等”，而出现了突破与超越。专业写作开始冲破基础写作一统天下的格局，登上了大学讲台。李景隆主编的《应用写作》出版（1983.7），西北交大也率先开设科技写作课程（1983.2）……对于这些代表写作教改方向的新探索、新事物，广大写作教师感到大有可为，深受鼓舞，然而却遭到持传统作文观念的权威们的全盘否定。

首先是语言学家朱德熙在1982年暑期举办的写作教师讲习班上，把大学写作课程说得一无是处，认为“都是空洞的”，“没有什么效果”，并宣扬“写文章没有那么多道理，或者道理很多，是我们讲不出来的”。③这个讲话由于听讲人数所限，事后没有激起太大的反响。而引发起轩然大波的是语文学大师叶圣陶的两篇文章。他先是把大学写作课程定性为“补课的性质”，继而断言“大学里的写作课，如今虽然还处于增长的趋势中，将来总得取消”。④两位大师级人物相继提出写作教学“无用论”、“补课论”、“取消论”，不啻

是给广大写作教师兜头浇下一盆冷水。而与此同时，《高教战线》也发表了一篇探讨写作教改设想的文章。该文在正确指出“写作课与知识课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同时，却滑向了传统的写作“神秘论”的泥沼。称“就实质而言，文章应该怎样写是说不清楚、讲不出来的”；写作课正是要把实际上说不清楚、讲不出来的事情说清楚、讲出来。这种做法怎么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呢？^⑤这篇文章宣扬的写作“不可知”、“不可言”、“不可教”的唯心主义观点，客观上为写作教学“无用论”、“取消论”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要反驳“取消论”，必须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批评“三不”的神秘论。

1984年4月，在由四川乐山开往重庆的江轮上，学会领导审时度势，一致认为在这场直接关系到写作课程的存废，进而影响写作学科兴亡的原则问题上，不论干扰来自何人何方，都不能再保持缄默，必须通过正常的学术争论，给予明确的答复。

“振兴论”对“取消论”的论争，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从而将写作教学改革、写作学科建设推向全新的阶段。^①营造振兴写作学科的社会舆论，迎来了邓颖超同志的亲笔题词：“振兴写作学科，为四化建设服务。”^②在此前后，还陆续发表了16位写作学者振兴写作学科的笔谈文章，和三位人大副委员长、一位政协副主席、11位文化名人的题词。在探新路中提出了“现代写作学”这一具有新质的学科概念，和一系列与其相配套的理论、方针、口号。通过组织脱产学习和暑期办班，培训了一支约600名初具现代观念的写作教师队伍。出版了一批有别于传统文章学、作文法论的新型写作教材。如刘锡庆的《基础写作学》、林可夫主编的《基础写作概论》、吴伯威主编的《基础写作教程》、朱伯石主编的《现代写作学》、董味甘主编的《普通写作学》和裴显生主编的《写作学新稿》。对“取消论”的批评使教学改革和学科建设出现了巨大的转机，呈现出一派振兴、繁荣的景象。直至1987年转入到涉及学科本体一系列基本问题的争论。

三、强化本体与淡化本体的走向之争*

1980年中国写作学会成立，揭开了创建独立的写作学科的新篇章。从此现代写作理论建设进入了一个革故鼎新、众家争鸣的时期。

回顾以往十年的历程，人们看到，在学科建设迈出重要一步的前前后后，都伴随着分歧和争论，而分歧的对峙与克服、争论的展开与解决，又总是促进了学科理论建设的蓬勃深入发展。十年来关系到学科发展方向的争论主要有三次。从1980年武汉成立大会到1981年第二届杭州年会，关于学科建设的理论目标是“写作学”还是“文章学”的名实之争^⑦，导致了重新修订会章中关于“探讨文章学的科学体系”的条文，使学会以革新者的姿态出现，名正言顺地高举“建设写作学的科学体系”的旗帜，逐步以动态的写作过程论、作者能力论替代静态的文章要素论、作文知识论，这是学科建设上的第一次迈进。1984年春成都会议后开展的“创建论”、“振兴论”、“取消论”、“补课论”的存废之争^⑧，迎来了当年邓颖超同志关于“振兴写作学科，为四化建设服务”的重要题词，促使同年在上海召开的“以摆脱学科困境、探寻理论出路为题旨”的“信息与对策座谈会”，首次提出“走现代化、科学化道路”的构想。这一革命性倡议在次年（1985年）暑期于上海莘庄举行的大型讲习班上得到贯彻，并在秋季召开的第四届深圳年会上得到广泛的响应；1986年暑期的烟台会议，总结了两年来的学科建设实践，将“现代化、科学化”的指导思想进一步概括为“走现代科学宏观综合之路”。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大量兄弟学科的学术成果被移植到写作理论研究中来，一时间，在写作本体理论之外，分蘖出以

* 在中国写作学会第五届学术年会上的发言（1990.6 西安）

“写作××学”为模式 例如“写作思维学”、“写作信息论”等等 的多达十余种的写作跨学科理论；基础写作理论在自身尚不成熟的情况下也开始向专业写作、职业写作拓展，分化出以“××写作学”为模式 例如“公文写作论”、“经济写作学”、“科技写作学”等等 的多种写作分支理论。这是学科建设上迈出的第二大步。

然而 学术上的统一是相对的 矛盾、分歧是绝对的。在克服旧的分歧的同时，新的分歧就开始产生、甚至早就潜伏着了。于是 争论—统一—发展 又争论—又统一—再发展 无争论—似统一—难发展 几乎成了促进学科建设的定律。因此 不掩盖不回避业已存在的分歧 当然也不要人为地去制造、夸大分歧 而是积极去组织并引导已经陆续分散进行着的第三次论争 是繁荣学术 坚持理论研究正确走向、创建并振兴现代写作学科的当务之急。

如果说 前两次争论分别关系到学科的名实与兴废 那么 眼前这场由 1987年引发的争论 则关系到学科的走向。这次争论涉及的范围广泛、论题繁多 诸如写作学的研究对象和理论基点（写作学的一系列基本概念 如写作现象、写作行为、写作成品、写作主体等等）的内涵与外延，写作的本质属性与写作学科的理论定位，学科建构的布局与重点，学科建设的指导思想与理论走向……在诸多分歧中 争论都围绕着“是强化本体还是淡化本体”这一根本问题展开。

所谓“本体”是指事物的主要部分、中心部分。何谓“写作本体” 我们认为 从作者萌发写作动机 经过采集、运思、表述、评改 四道环节 到写作成品完成 这一制作过程是纷繁芜杂的写作现象的主要部分、中心部分。换句话说 写作本体即写作行为 是写作学者应予观照的重点、基点 也是写作理论赖以建立的立足点、生发点。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的多种层次、多种形态的理论 才是真正具有“写作”特性的理论 才是名副其实的“写作学”！

争论的焦点之一 在横向拓展时 跨科综合何主何从 是本固而枝荣还是舍本以逐末？

在本学科与外学科关系的处置上，主要有三种主张。一种主张传统的封闭性研究，反对引入他学科成果。认为写作理论在以往“人类文献宝库中阐发得极丰富极详尽极透辟”写作学是一门“极具传统性、极具保守性”，最难于迎合新潮、最难于变换花样的学科”批评“跨科综合”是一种“靠边缘科学的假借、名词概念的更新振兴写作学的希图”。^⑨需要指出的是，持这种主张的同志自1984年以后为数越来越少，已不再成为学科建设的主要阻力。错误倾向主要来自相反方面，这些同志对既有的写作理论不感兴趣，丧失信心 主张无条件地到“写作学之外”找武器。

1987年7月，《写作》杂志发表山西师大郭望泰的文章《关于写作学内核本质的思考》揭开了写作学科第三场争论的帷幕。如果把郭文中存有争议的关于“内核本质”的提法和对信阳师院杜福磊并非准确的批评暂且搁置不论，那么这篇论文的积极意义在于：及时而又冷静地指出了伴随着“取消论”、“补课论”的被克服 在创建、振兴现代写作学中出现的“本体冷落 边缘热闹”、“主干细弱，分支庞杂”的倾向 严肃地提出了如何保持“写作学科独立性”的问题。

1984年以后，由于突破了旧的封闭式的理论研究模式，拓宽了自身的思维空间和理论视野 许多过去看来与写作学“无缘”、“实则”与写作学交叉”的相邻学科 如科学学、思维科学、行为科学、认知心理学、神经心理学、现代语言学、教育学、社会学、传播学等的研究成果陆续从不同方位、不同层面、不同着力点被引进到写作学里来 旧的“就文论文”式的成品分析，“就写说写”式的经验描述，很快被冠以“写作××学”的跨科研究取代。应当肯定 由于写作学科的综合特性 在写作基础理论中 必定有一部分由跨科综合理论构成 同时 写作学科若是固步自封 自醉于“极丰富极详尽极透

辟”拒绝各相邻学科的成果 就难以实现对传统写作理论的继承与创新，从而不能建立与健全现代意义的写作学科。因此，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向学科边缘进军”“搞跨科边缘杂交”的热潮，虽曾出现偏颇，但其总体方向是与振兴写作学科的内在要求相一致的。

郭望泰指出 在品类繁多的写作理论中 要分清“内核理论”与“外围理论”“主干理论”与“分支理论”否则“忽略了写作内核本质的思考，忽略了写作学本身诸多问题的微观研究……其结果不是写作学科的科学化，而只能是写作学科独立性的消亡，沦为其他学科的附属”。^⑩这一看法得到了新疆大学张明的赞同。张文以设问的方式一针见血地批评了淡化本体的倾向：“问题在于，把主要精力乃至全部精力都投放到分支学科的建立上是否合适？只强调横向的扩展而不注重纵深的钻探的研究倾向是否正确？”^⑪

这种主从不分、淡化本体的倾向不仅存在于理论研究工作中，而且作为一种指导理论研究的见解和主张出现在论文里。一篇主张参照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来揭示写作的固有规律的文章写道：

……现代科学的发展越来越趋向综合化，依靠本学科解释本学科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学科的闭锁即预示着学科的停滞和消亡。……如今我们也要说：汝果欲创建现代写作学，功夫在写作学之外。也可以说，建立现代写作学的新体系，必须以所有与写作学相关的学科为参照系。^⑫

闭锁意味着慢性自杀，引进才能迅速发展——学科建设的历程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引进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即“写作学之外”）与“依靠本学科解释本学科（即“写作学之内”）”不仅不应对立 而且必须有机 不分彼此 而又有序 有别主从 地结合起来。所谓“依靠本学科”理应是指“本学科”优秀的理论遗产和丰厚的实践经验，以此“解释本学科”的时代刚刚开始！把亟待开拓称之“已经结束”实则是一种妄自菲薄的学科虚无论的表现。

写作学科的综合特性决定了它与众多的兄弟学科发生交叉，每一交叉点都可能产生一门边缘分支学科。同理，我们赖以立足的基点，理应是写作行为的实践特性和固有理论；写作学科的建设与振兴，必须植根于对学科本体理论的深入研究上。根深才能固本，本固才能枝荣。离开了这个基点去仰仗“写作学之外”的东西，那就不可能是“以外促内”而是“扬外抑内”、“引从篡主”了，其结果必然导致写作学本体理论的淡化与消亡。

有同志认为，只要对研究对象保持一致，研究者是立足于“写作学之内”还是“写作学之外”无关宏旨。此说值得商榷。请看下面这段用社会学的立场、观点，考察写作学后作出的论断：

应当把写作学与社会学密切地结合、统一起来。由于写作能力的实质是交际能力，所以强化写作能力也就是强化交际能力、公关能力、语言能力。广而言之，甚至是组织能力、指挥能力等高层次的能力。^⑩

读了这段文字，人们很自然地这样想：写作学真“伟大”可以囊括一切——交际、公关、语言、组织、指挥。写作学也真可怜，唯独没有自己。这并非作者因即兴发挥而落笔无度，从遣词“实质是”、“也就是”、“甚至是”可以看出作者的审慎与节制。为什么审慎的表述却做出放纵的论断？恐怕就在于论者立足“写作学之外”，把对写作现象的研究当作某种外来理论的阐释和印证。这样一想，下述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立足西方哲学的立场看，写作学是西方哲学的诠释；立足思维科学的立场看，写作学是思维科学的分支；立足语言学的立场看，写作学是语言学的附庸；立足文化学的立场看，写作学不过是大文化理论的具体体现；立足心理学的立场看，写作学成了验证心理学的实例……这样搞下去，势必导致“写作学里没写作”！

在学科横向研究中的主从关系处置上，我赞同这样的意见：“当前写作学研究的主要方向应该是对写作自身特殊性的深入探

究 尤其是对写作学基础理论的深入钻研。”“写作学研究不能变成某一种方法或理论的具体运用或印证，应从研究对象自身的规律出发 将‘拿来’的东西化解开来 立足于写作学本体的建构。”^⑭简言之 在跨科综合中 我们主张 本体为主 引进为从 融会贯通 本固枝荣。

争论的焦点之二 在纵向延伸时 研究基点孰重孰轻 是本体的写作行为还是泛化的写作现象？

关于写作理论的研究基点 或称“逻辑起点”定在何处 目前主要的三种见解是：一种定在“写作成品（广义文章）止 其中有的强调“结构”有的重视“语言”有的突出“技法”有的则立论于上述种种之和的“表达”他们对写作成品形成之前的写作思维怎样产生、怎样运行，一般不作研究或不作为本体来研究。另一种见解把理论时空大大推前，认为写作理论的逻辑起点应当与人类头脑中“文章图式”的生成同步。第三种见解认为 写作理论研究的基点应从萌发写作意图、进入写作状态开始 即定在“写作行为”上。争论主要发生在后两种见解之间。

1987年10月 针对写作学界内出现的将研究对象扩展至“主体认知发展过程的形成”这种主张 南京大学刘晓钢撰文指出 为了防止“由于范围的无限扩大而最终导致对象的迷失”，“写作过程只能从作者萌发写作意图开始 写作研究也只能从这里开始”。刘文同时指出 这“并不意味着忽视作者在写作意图萌发之前与写作密切相关的认知和认知能力的发展，而是为了从写作的角度更好地研究它”。^⑮四川南充教院的马正平 对上述论点提出异议 他撰文道：“我们主张写作学不仅要研究‘写作过程’ 而且还要研究‘写作能力’及其产生的规律 这是一种‘过程→动力’观的写作学观念。简言之，“写作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应该是先于‘写作意图’而存在的那种‘文章图式’”，“研究它的形成……即积淀文章图式的途径”。^⑯马文的论点遭到安徽师大舒咏平的批评，他写道，由于

“‘文章图式’从童年时代也就开始潜移默化地形成。按‘马文’所述，写作学还应把儿童教育的内容包揽过来。……如无穷地予以追索，还得进入人的个体潜意识、集体潜意识、乃至人类进化史上的每一个环节”，‘马文’自认为是广义的、也是科学的写作，实际上是一种无法界定的‘无边的写作’，它几乎包容了一个人有生以来所有方面的研究”。^{①7}

写作学的研究基点定在何处，确实是进行学科理论建设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定在‘成品’上，成品是结果，从结果固然也可以追溯成品的形成，但以往的事实表明，单纯的成品、文本研究，理论视野褊狭，研究范围残缺，容易在人与文、动与静、过程与结果、写作与阅读等关系上出现倚轻倚重、后者顶替前者的弊端。新时期以来，大多数写作学者赞同定在‘过程’上。现在的争论是：定在心理认知过程孕育之时，还是定在写作行为过程的起始之上？

写作行为作为人类行为活动的一种，显然不可脱离人的认知活动，但却不应等同于对认知活动的研究。所谓‘积淀文章图式的途径’当然可以成为写作学研究的一个课题乃至一个分支，但绝不应成为‘写作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因为人的‘文章图式’的形成，可能要追溯到童年的阅读以至婴幼儿的濡染、胎儿的熏陶、祖辈的遗传和民族认知图式的积淀，等等。这些因素也可能导致其他图式、其他行为的出现，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它们自身不具备完整的写作学含义，充其量只是可能导致写作行为产生的前写作现象。真正具有确定的写作学意义的人类行为，是在萌发写作动机后产生的有别于一般认知与表达的写作行为，写作学研究的基点理应确定在此处。

我们把萌发写作动机、经感知、运思、表述、评改四道环节，到完成写作成品这一过程，称为写作行为，视为显写作现象，而把可能导致写作行为产生的各种潜在因素，如文化积淀、遗传背景、气质禀赋、社会环境、心理图式、思维定势、生活阅历、无意观察、随意